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皐隸抱關擊柝者

師古曰皐養馬者也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

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

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去聲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衍者也沃水之所灌注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

教民樹種畜養

師古曰

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

音五宦反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

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豺獺未祭且網不布於墜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獺禽且兔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侯隧師古曰隼

亦鷩鳥即今所呼為鷩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矰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侯隧徑道也矰音曾侯音奚侯音遂鷩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

物然猶山不墾藁澤不伐天

師古曰墾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藁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藁音五葛反天音

鳥老反○劉奉世曰藁讀如牙藁之藁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墾浙本音大雅反

蜚魚麋卵咸有常禁

師古曰蜚小蟲也麋鹿子也卵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傳

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麋毋卵蝓音弋全反麋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稽盛也蕃音扶元反

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稽即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

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置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

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

衆庶也左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

功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

與言仁誼於間宴師古曰間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

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其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壅朝夕從事不見異物

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未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

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師古曰道讀曰導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

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僞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桷也山刻爲山

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爲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減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椽字疑作櫨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

師古曰

曰入倫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

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

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

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

禮記

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

完哈菽飲水

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泉衣也裋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

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

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

此入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

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

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賓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

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喜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

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

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

哉○宋祁曰注文故戲賓當作故荅賓戲

師古曰形顯見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

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

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

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之陶爲朱公孟康曰陶卽今定陶也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

○劉歆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故善治產者

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

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

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

筥也食飯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

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爲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

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

以其法爲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音古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繪物

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償字予畜畜至用谷量牛

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繫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

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

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

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繇讀日從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驪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驪古蹄字牛千驪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

貴而牛賤以此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蹄與角凡一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

二百五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爲皮又讀爲披皆

失之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卽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

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

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卽今所謂榮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椒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

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若千畝厄菑孟康曰菑草厄子可用藥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千畦薑韭

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土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醬千

甕師古曰甕長頭甕也受十升甕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漿千僮孟康曰僮嬰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

一僮兩嬰僮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舡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舡之丈

數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

車也輶音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輶輪兩兩而耦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

爲一素木鐵器若厄菑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蹏數千師古曰蹏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數音江

鈞反又音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彘卽豕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

口鈞反

別馬牛驢角也師古曰手指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

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

者曰采之有采答布皮革千石同其量耳非白疊也答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為搗音非也

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藥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藥以斤石稱之輕重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

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鮐鯨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鯨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鯨音齊鮐鮑千

鈞師古曰鮐鮑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鮐音輒鮐音普各反鮐

室乾之亦非也煊室乾之即鮐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鮐魚者是也音居偃

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鮐魚耳而煊室乾者本不臭也煊音蒲北反

者三之師古曰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旃席千具它果采

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子貨金錢千貫節駟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其

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

率也駟音子朗反僧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

廉賈費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劉敞曰貪賈務賒賒貨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

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貨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

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

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岷山

之下沃墜下有駿鴟至死不饑孟康曰駿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

曰孟說非也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

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卽鐵山鼓鑄師古

就也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運籌筭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魑音直追反

結讀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

有數十萬

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

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

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賒音吐

戴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

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子之名

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

言諸

郎矣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膏

師古曰瘡讀爲愈愈勝也熾細也膏愛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吝者也熾與

織同下云周人

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細好惡也○宋祁曰注未也字上當有者字

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

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

刁

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

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哀閒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師古曰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

賈郡國無所

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

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

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

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古曰法武帝

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

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

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

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

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

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爲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爲任用公家之約

此說非也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入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

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吳楚

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賁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賁之也賁謂求假之也音吐得

反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

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

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旣衰自元成訖王

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

卿爲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

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

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師古曰顓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爲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

醬而隄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惡者主爲酒制之去其垢穢更飾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

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制音先召反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粉之

暴使燥是也師古曰歸音似廉反粉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

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

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

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爲罪惡尙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勾踐云云○

臣召南

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

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
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漿千儻
史記作千甌又穀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棗者千枚史記作木器棗
者又馬號噉千史記作號噉千

黍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麓貨耳

臣召南

按史記但云黍

千斗無大字又藥麴鹽豉千合史記作千甌徐廣曰甌音貽瓦器受斗六升又甌
鮑千鈞史記作鮑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

臣召南

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

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非互文

爲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郅氏又曲叔史記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覬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覬音諭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

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

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

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朱

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

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揜擊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揜音尼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

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

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

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

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

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

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

路仇牧○宋祁曰一有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王

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

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

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

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

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

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